

謝 辭

記得在 24 年前小學畢業進入國中就讀的第一天，班導師梁一平先生告訴同學說：「經驗是最好的老師，只是學費太貴」。梁老師鼓勵同學從古今中外別人的經驗來學習，而書上的知識就是許多別人經驗的累積，要同學努力用功讀書。隨著年紀的漸長與人生經驗的累積，對梁老師的話也有著深一層的體會，「知識」不再只是書本上「別人的經驗」，而「成語」也不再只是歷史上的「別人的故事」。

父親在今年年初的突然過世，讓我體會到「子欲養而親不待」，這句話其實是描述為人子女者，未能即時奉養父母的萬般不捨與遺憾。從我有記憶開始，對父親的印象就是行事嚴肅，有濃厚的家庭觀念，努力的工作，盡他最大的能力給子女良好的教育環境。父親是戰前出生的老一輩台灣男人的典型，拙於言詞也不善於表達對子女的愛，但把培養子女當作他一生的重要成就。

記得碩士班畢業時，父親主動提議去拍全家福照片，拍照時他緊緊握住我的手並笑得燦爛，讓我深刻地感受到研究所畢業對父親的重要意義，而同樣的笑容也出現在小弟考上律師的家庭聚餐上。父親生前對我何時能拿到博士學位一事一直掛記在心上，未能在他生前及時取得博士學位是我對父親的最大愧疚。

感謝上天給我一對愛我的父母，他們夫妻兩人白手起家，辛勤工作的背影仍深印在我的腦海裏，並從身教當中給我正確的處世態度。在唸小學的時候，母親在家開服裝店經常熬夜趕工做衣服，我和大弟兩人一起分擔洗米、洗碗、掃地的家事。有一次到同學家裏玩，吃完飯我幫忙收拾碗筷並準備清洗，我那同學叫我放下，並說那是女人做的事，不是我們男人做的事。我回到家跟我父親說了這件事，父親回答說：「男人只有壞事不能做，其他事都可以做」。父親這一句話一直留在我心中，在青春年少每當有同伴譏諷我不敢抽煙、蹺課...不像個男人時，我都記著父親的這句話。

感謝上天在我求學過程中給我多位的好老師，他們對學生的愛護和鼓勵是他們共同的特質。高中聯考沒有考取北聯的前三志願讓當時的我相當沮喪，當時想讀國四班準備隔年重考。國中班導師黃玉杏老師鼓勵我說：「你應該跟那些同學說，三年後我們在大學相見」。黃玉杏老師有如是另外一個愛我的媽媽。

政大是我學生生涯最重要的所在，黃德福老師則是影響我最深的老師。一九八七年我大學二年級的時候，黃老師從美國西北大學拿

到博士學位，回政大任教並擔任我的班導師，自此與黃老師結下十多年的師生緣。大學期間選修黃老師多門課，其中「政治發展」開啟我對比較政治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興趣，並在碩士班選修黃老師「政治衝突」、「政治經濟學」等課程，並由黃老師擔任碩士論文指導教授，以台灣的威權政經體制研究作為碩士畢業論文。

碩士班畢業後在黃老師和朱雲漢老師的引介下，進入張榮發基金會國策中心擔任研究員工作，國策中心對年輕研究人員的培育相當用心，不僅提供相關的研究經費，並鼓勵研究員取得更高的學位。就在田弘茂主任和黃輝珍執行長的鼓勵下，讓我可以一邊工作一邊唸博士班，並且參與一九九六年總統選舉的相關競選工作。隔年黃輝珍執行長離開國策中心先接任中央日報社長，再接任國民黨文工會主任，因黃主任的關係而獲得參與二〇〇〇年總統選舉競選工作的機會。

就讀博士班期間與舜秋結婚並生了琦真、靖元、冠雯三個寶貝，當博士研究生的妻子是最辛苦的，除了上班分擔家計之外，也負擔絕大部分的子女教養責任。有一次院方派她到香港教會醫院考察一個禮拜，小孩上學的接送、家庭聯絡簿的簽寫、隔天上課資料的蒐集準備，整整五天弄得我人仰馬翻，而小孩也抱怨連連說：「有媽在就好了」。沒有舜秋不辭辛勞的付出，就沒有今天論文的完成，感謝妻子的支持。

論文寫作期間感謝政大選舉研究中心劉義周主任、朱曉玉秘書及黃永政先生，天和水行銷顧問公司黃逸華總經理，革實院研究處陳俊明處長及莊文忠學弟，台大政治系助理教授張佑宗學長，威肯公關公司廖唯超學弟，熱心且毫無保留地提供我論文寫作所需的相關研究調查資料。

特別是要感謝陳義彥所長、鄭瑞城校長，以及助教銀珍學姊，他們是如此的愛護學生。終於體會到陳之藩「謝天」一文的真意，讀書求學拿學位是最個人化的事務，但是除了自己認真努力之外，還有父母的栽培之心、師長的諄諄教誨、長官的鼓勵玉成，配偶在經濟和精神上的支持，以及同儕之間的相互砥礪和幫助，是獲得這麼多生命中貴人的協助才能完成博士學位。

93.06.30